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21

欽定四庫全書

12 門 卷

書卷第五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竣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誡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誡小民之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土中傳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監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爲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而已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中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竝建兩京蓋

通志堂

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
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也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迺遷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曰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元城劉氏曰越若發語聲來三月猶言明三月也息齋余氏曰越若朱子既采劉說見集解中宜從之不必言召公迺遷而來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戊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戊也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殷所遷殷民也難民為役則友民可知林氏曰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漢文之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也太王卒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衡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唐孔氏曰乙卯十二日也蘇氏曰案後篇是日再卜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通志堂

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周公成王之遺意歟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在漢右扶風漆縣杜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始立國於豳在栒邑豳鄉十世至太王避狄人遷於岐山之下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于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於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定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于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及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奉幣以敬德永命成王敬德之尤難也○愚案書說中有朱子集解召誥及洛誥之半其間間出已說文義及分節處與蔡氏多異蓋未定本也蔡已擬取之其餘尚有當采者今各入輯録纂註以備參考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豐鎬去洛邑二百里

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之何其可為也先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益格言

扣之體 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蔡註 唐孔氏曰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呂氏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王氏曰言社則櫟在其中○陳氏曰郊不言以豐爲貴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先祭告於郊社然後用王○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營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也 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爾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糧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蔡註 唐孔氏曰甲子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甸男服之邦伯州牧也

厥既命殷庶殷丕作

孔氏曰大作言勸事○陳氏大猷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新安胡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必矣○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敬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新安陳氏曰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云云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爲也已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止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已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脗合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

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聚諸侯之幣與召公之幣奠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蔡註 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先生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若潘子善

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亦作無間於庶殷而取幣陳玉不及庶殷歟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記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之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案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新安胡氏曰下文以至終篇不過反覆數演此數句之意耳○呂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爲天之長子○新安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命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有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一節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瘝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孔氏曰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漢上朱氏曰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魂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顯和也祈和於天也○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皆然○新安胡氏曰當如傳所謂故夫致死焉之夫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迺續和德爾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

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而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冝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冝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節聞有不可曉處書說

輯錄

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于夏之格同天啓迪之又降格而保佑之降格謂下臨之也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而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言之 輯錄

新安陳氏曰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召公言今王以童子而位不下遺棄老成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

輯錄

所由又成王也書說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召公歎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智識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嵒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後於

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嵒險可也 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牧無險於民者矣新安陳氏曰民嵒者蓋民之嵒險可畏常伏于大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令禍所伏矣此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汝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改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若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輯錄

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 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故書說

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又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俯無愧於天自是而毖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為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新安陳氏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

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敬德

敬作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直夫召誥玩其初

林氏曰周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討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以敬爲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雖我周之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箴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陳氏大猷曰既以周匹率之使之相觀而化也新安胡氏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爲句作兩句說真氏乙記以蔡說爲長然蔡說自呂氏來傷無考耳新安陳氏曰殷人漸於善染而其性流今欲斷之

我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以爲必無故召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敬化之始乎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

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新安陳氏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

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達反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然王豈爲化商而始勉強於敬哉持自敬爲我所不可不敬之德而已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強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占終法一周之數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蔡呂以屬上章孔朱眞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定新邑爲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數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 此書說 王乃初服至命歷年爲一節 知今我初服至祈天永命爲一節 蔡注

陳氏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暴自棄則上智豈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非自貽乎○葉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新安胡氏曰案呂林皆以哲命爲性命之命然哲命之哲不應遽有性命眷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爲正○眞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呂氏

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新安陳氏曰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矣愚哲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前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蔡注 其惟王勿以小民至其惟越王顯爲一節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成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陳氏大猷曰順夏商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呂氏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念嫉一生則拊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

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新安胡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爲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輯錄 以小民如以其儀刑于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永命也○呂氏曰召公奉幣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姦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心眞民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宅天下之中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曆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意

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于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案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曰先讎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爲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既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于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治洛爲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益重恐成王專倚特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庶殷即王之威命宅洛圖治即王之明德和會丕作即保受也王末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王厥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然我非敢自以爲功勤慮王以爲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供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新安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荅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肅稱嚴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都洛也

集註 因讀尚書先生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呂伯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荅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雜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荅問之辭矣荅洛子善

集註 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商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殆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

周公荅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姑從諸說可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辭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下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

集註 孔氏曰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子成王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集註 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氏曰云云朱子采之集解並見蔡傳○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爲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之言爲有證○葵初王氏曰篇末七年之說陳氏引記禮爲證固也然踐天子位又不可不闕○新安陳氏曰案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執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于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

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定命則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以爲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書說參用之記

集傳 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蔡初王氏曰語録釋肩保不若傳順孟與太保先周公相宅合

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瀍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廛商民之地王城在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集傳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吕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竝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瀍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瀍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瀍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

瀍瀍自爲瀍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瀍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瀍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瀍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郊鄙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集傳 吕氏曰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拜受公言猶禹之辭我與公其共貞固守此基業乎以予者使之之辭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土氏十朋曰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夏氏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葉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言國大遷大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吉斷而以示天下也○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新安胡氏曰視與示同古通用漢書凡示字倒作視

周公曰王肇稱殷

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兩陽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瀹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肅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輯錄 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皆貫守今從之 書說 復齋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新安陳氏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當親至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蓋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硯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此矣 輯錄 無疑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輯錄 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己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因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書說 夏氏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惟謂百官言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禮樂自天子出也○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共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今

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功宗作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荅功臣而又勉其左右工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無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今王乃命曰我嘗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故成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輯錄 今王大視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蓋若紀于大常藏在盟府之類王言成王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見矣凡我所自教之功方我之朋猶言太史友內史友友

邦家君也功載記功之書也王
言未嘗汝之此周公述王言故
節惟命曰至孺 集註 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功
于其朋為一節 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繫此舉論功莫先於宗
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吳
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則載以旌賞之○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
命曰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
矣又當專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之於
冊書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王視功載者所以勵功臣於方來載
之今日又當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敎語於
百工其機雖自公發之其敎當自王出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
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
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
延熾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
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集錄 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但汝所朋不可不慎燄火
始然尚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書說一孺子
其朋 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
往起 終綿紳稔禍海內塗炭是也○新安陳氏曰自此以下必脫誤
所當闕疑如二孺子句及灼敘語皆不
可曉與上下文亦不相貫姑存舊說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

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
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
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
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 集註 成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衆事皆
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當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習於
事當惟用此人慎終之道當如此也一言我今往新邑既使嚮就其有僚矣明
作有功之事務為惇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寬裕之辭於後世矣
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赴功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
裕以救其失書說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仍嚮即有僚亦不可曉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
所謂惇大成裕○新安陳氏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仍嚮即有僚亦不可曉
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乃是欲王以
周之百工往新邑也此八字却有照應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成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衆事皆
敎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 集錄 周公言已矣乎汝
其終循伊尹言慎厥終也書說 成王惟沖子當惟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
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

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

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天與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忒暨海隅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新安胡氏曰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為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為如是者猶不享也云云如是則是成王實啓此亂而遺周公以憂勤不暇也書說詳見蔡傳 至不暇為一節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惡其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新安胡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

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

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

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及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厥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不至焉 輯錄 周公成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一說乃惟孺子頒朕不暇連此段言成王不聽我言是分我以不暇也 篤敘汝武王自敘王之命汝往歸宗周汝其敬欽武王之所行無不如子之所以厚敘者我不廢汝命明農事以教民亦王業艱難之意也我民裕矣則彼殷民以教民為裕亦無有遠而不至者書說 蔡氏曰息齋余氏曰說命先正訓為先世長官之臣此指武王而引先正為比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為正父○新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皆當闕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留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王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 此下成王荅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承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居師警洛邑定民居也書說 新安胡氏曰此王既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

文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集注孔氏曰厚尊大禮舉秩大祀〇蘇氏曰惇宗厚族也將禮秉禮也言此數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〇陳氏大猷曰禮者人所宗而尊者故伯夷典禮曰秩宗春官典禮曰宗伯惇厚人所宗而將秉其禮也下文未定于宗禮亦謂制作未定所以言未定人所宗尊之禮也〇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荅公所謂王輦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集注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己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迷于先王之教書說陳氏大猷曰不和敬以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爲既平則無事矣豈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矣〇蘇氏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致祀而已〇唐孔氏曰衡平方且獻公云政由寡氏祭則寡人亦略猶是王曰公功悉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豈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集注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書說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

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集注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荅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宗周而命公留於洛猶屢節度留後之意書說先生云史氏曰案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三年始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今公一年即報政乎於是乃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卓氏曰伯禽師伐之於肹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〇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迪順也已順治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書說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蓋本諸此今案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之以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集注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書說

新安陳氏曰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爲四方之新辟望王居臣交相期望意相照應蔡氏引漢三輔爲比竝成周之時亦有四輔郡如漢京兆馮翊扶風之可枚舉者予王曰

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

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輯錄

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公已公功敬云云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事說張氏曰公猶肅敬以自將謂不驕矜人皆敬之樂之○真氏曰公功如此而猶以肅自將以敬自樂可以見公之盛德○王氏炎曰無困猶無倦謂無倦而欲去勿替其所以示儀刑於我者○一說世享世世尊享我惟無困勿替皆欲公留而勿去之意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荅誥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輯錄

此王歸後使人來勞周公公拜受之辭也書說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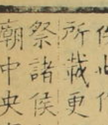
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于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荅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萬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新安陳氏曰作周孚先爲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後之爲臣者也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

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考朕昭子刑即荅前公勿替刑之言此云昭示成王之儀刑則勿替刑其為勿替示成王以儀刑可見矣蔡氏以昭子為如所謂明辟恐未當○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闕文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烋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卣一裨二米和氣所生嘗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嘗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教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神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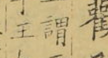
新安陳氏曰自此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乃王歸鎬後使人來勞周公公因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也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令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陳曰享有體薦一裨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裨也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頔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息齋余氏曰顧命宿訓為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為進酹於神前今謂予不敢宿與此同殊不可曉意者與上文傳意不相接寧予之訓既從蘇氏則予不敢宿之義只合并從蘇氏不宿於室之說方為通不然則說不敢進爵於神前而又曰禋于文武何耶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子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



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憐疾害者子孫萬年厥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敘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新安陳氏曰惠篤敘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蔡氏分為二節似不以末二句為祝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中有規勉之意末二句歸重於王非徒徼福於先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豈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則成王周公之所敢安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祝冊時事以附篇末也

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牛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循虞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禮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地以降神也

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纂註

張氏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爲七年矣○新安陳氏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日唐孔氏推之謂此歲三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良是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云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月爲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此章次第當在成王至洛舉大祀行大政之後與公別而歸鎬之前今以尾王歸鎬後遣使寧公之後次序倒矣其錯簡顛倒邪抑史述者之此不可考矣又曰惟七年有二說朱蔡木葉吳說同今從張氏者案禮記云七年致政於成王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東征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歸政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二十王肅此說與記合七年始終鑿鑿可考蔡吳留洛七年而後公薨之說未見所據何苦捨有據之舊說而從此予古無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於沙隨之歲淚深之明年之類耳兼之康誥脞簡之惟三月哉生魄蔡傳既曰周公攝政七年而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此之而洛誥當第七年留後至薨又恰七年耶由此言之則知蔡傳二處自相牴牾康誥得失之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慮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諾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汝來紹予曰王汝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難民哉

纂註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張氏曰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也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鄉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概士皆在官之殷士也且周公未始以殷民爲頑成王命

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則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其口也新安陳氏曰諸家過信小序所以於昔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吳蔡當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之年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夏氏曰于往也○或曰于於也王氏曰殷民遷于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新安陳氏曰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為祀洛之年之三月皆以書之篇次意料之耳何以知其必然邪案召誥洛誥及脫簡在康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洛此之三月也得十經營之後使可告商士矣作書者以此事為告商士而作故自錄為一篇而次之洛誥之後豈得以在十有二月已結局了却頭年事而此之三月遂以為大年事邪七年無兩三月亦無兩七年三月如此解經皆拘蔽自恨悟耳陳氏傅良曰此二篇皆稱王若曰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作之不待辨而知也 王

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頗此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是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

諭之也○息齋余氏曰弗弔大誥引不弔昊天為訓甚明此以為未詳何也

集註 息齋余氏曰弗弔大誥引不弔昊天為訓甚明此以為未詳何也呂氏曰以天言之曰明威以人言之曰王罰陳氏大猷曰勑正殷命之終于帝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呂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信矣天之固治不固亂也林氏曰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已則誰能興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孔氏曰惟天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效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為即天命之所與新安陳氏曰蔡本呂說然孔註為優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息齋余氏曰明畏只如皐謨篇所訓為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

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聞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遏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滅是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集註 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千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喪邦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於天天亦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新安胡氏曰甸如甸萬姓之甸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蔚氏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宅天下無被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新安陳氏曰罔敢失帝能體承上天不敢失其心也蔡氏以帝則言求之太深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在今

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亟建則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敉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罔奉辭以伐之者乎

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新安陳氏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告敉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敉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上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二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警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蘇氏曰貳適再往也我之有事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復齋董氏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幸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類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

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緒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馬氏曰幹如言根本可恃也新安陳氏曰蔡傳多用呂說盡之矣惟釋不雷不有爾土加竄徙二字尤善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王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簡又曰下必有脫文不可強解○愚謂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游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張氏

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不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爲百代元龜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也



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先生扣之曰伯恭如何解柳兄曰呂東萊解所字爲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蓋卿君子之道所在其無逸豫○呂氏曰凡人作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輟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李氏杞曰所安也猶止其所之所所其無逸安於無逸也○新安陳氏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之本意也然呂說爲可喜外此則孔註所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所以呂說來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眞氏乙記無逸內却全不取呂蔡之說大學衍義中則又全采呂說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依者指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諸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里巷鄙語急言視昔之人無聞知

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里巷鄙語急言視昔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

左一時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暖且不知艱難而況於王乎○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爲于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蛨拂柬頭因盛椎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殿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文言逸樂之損壽○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固基殼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敬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祇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修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李氏曰無逸必享悠久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有所勉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呂氏曰三年不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小大無怨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二章之論違怨詛祝怨言實申此意而盡發之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是致夭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久不義惟王案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

項孔氏以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心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以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愉小之人也作且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元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說永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或以爲太甲或以爲帝甲今考之經世書二君太甲明矣



享國皆三十三年其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其爲太甲明矣蘇氏以享國多寡爲次此說得之呂氏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林氏曰不言湯而言三宗繼世之君與成王同也新安陳氏曰太甲帝甲二君皆有證據而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與二及字皆不足援以爲辨太甲爲商賢君萬萬不可磨何苦極力挽從來無人齒及之帝甲以排太甲乎否則兩說姑並存之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好逸欲而其所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好逸欲而其所

蘇氏曰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禁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大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疆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刀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葵初王氏曰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然亦可備經筵進讀之一義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然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此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商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惟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孔氏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徽柔懿恭

通志堂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費于調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衛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閒暇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先生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始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可學又曰柔易於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紀即位時年四十六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德俾壽厥享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呂氏曰凡有血氣患於上陵必學問以下之抑損祇畏以自下則用力於無逸深矣力不分於本已故功全歸於恤

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曼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惸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為防後世猶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始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毋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欲後嗣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即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也不可過爾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過于此必絕之使無則迫愛拘制矣觀逸遊田橫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始耽樂者毋自恕曰今日耽樂爾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為糾之徙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荒之終使知

必至此極始終階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所至有車轍馬跡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於此者眞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傅王知所戒糾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薛氏曰今日耽樂與詩所謂壹醉日富同義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

譸張爲幻 胥相訓誡惠順譸誕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訓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誕爲幻也 漢主 呂氏曰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調護於日用功利相表裏也新安胡氏曰訓誨忠言也譸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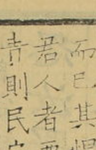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後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佞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祝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眞氏曰篇中有兩至十小大恐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爲民而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回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漢主 唐孔氏曰皇大大自敬德○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怨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也○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胷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怨以爲己詈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怨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林氏之奭曰以壽張之說妄殺如幽厲之監謗秦立誹謗法之類○夏氏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誣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歎者也○新安陳氏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然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及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厚心而伸御民氣其爲邦本固脉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



深警於此哉愚謂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周三王先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爲眞萬世之龜鑑哉

君奭周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詰體也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言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顯道問召公不悅之意先生曰這箇只是大綱統得箇意脉了便恁地說了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處這箇物事難理會義剛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庚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

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苔徐元聘



呂氏曰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辯之悉矣以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後世權位相軋之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公慚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廷居洛邑而召公獨執政柄所以亦有去志今以洛誥君陳諸書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諸書考之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成王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猶未固周公所以諄諄於留召公歟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

周公若曰君奭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

喪亡於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以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以其終出於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於天或悖而不祥予於休情而不自修也意天必福已也謂終出不祥禍已也皆非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言豁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過絕佚隳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註謂誥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

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父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犹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豆配祀於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蔡注 陳氏曰湯初屆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復齋董氏曰言甘盤者高宗舊學之臣○呂氏曰捨傅說言甘盤盤源也說委也○息齋余氏曰不言說即下文不言尚父之意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推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蔡注 葉氏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

人光故不能副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吳氏曰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堤防而付於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過恢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蔡注 新安胡氏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爲固成王之經歷未爲深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大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此亦氏或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扈之次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但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次伊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亦與天無間天心自其編覆言之謂之大自其主宰

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於四方如龜之一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蔡註 孔氏曰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呂氏曰明恤猶易之顯比顯然以至公撫恤天下在內則逮於卑賤之小臣在外則均藩屏之侯甸恩浹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之君嬖昵左右如幽王之私趣馬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於虢非不恤之可謂之明恤乎用又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新安胡氏曰百姓句王人謂王者明恤屬下句從孔呂為優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為而周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 公曰

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大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蔡註 孔氏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有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又是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新安陳氏曰有殷嗣天滅威等語聲牙艱澁本不可解不如闕之蔡傳亦未為的係人有殷強拈六臣經有是意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武王之

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蔡註 夏氏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也割其降割也乃所以申勸文王之德也文王生知者本不待勸而天乃降割以勉之故曰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乎寧王孔註以為文王蔡傳以為武王果武王也則下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必有關文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憂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道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帝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於上帝惟是之

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集注 息齋余氏曰孔子文王秉德之君也

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尚迪

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集注 息齋余氏曰孔子文王秉德之君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德蓋天佑秉德之君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 土和 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 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能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 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 集注 息齋余氏曰孔子文王秉德之君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德蓋天佑秉德之君

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烏不聞矧曰其有

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辭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誤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勖不及耆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鳥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矣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集注 夏氏曰大無盡責於我一人息齋余氏曰古註其濟小子句通收罔勖不及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亦通張子曰耆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王氏炎曰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爲周受命之符召公苟去固不能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況能如伊陟臣扈之格天格帝乎 公曰嗚

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

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欲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濟槃錯禁結欲其解紓黷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收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集注 鄭氏曰召公不悅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呂氏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光明德不至於過佚前人光也○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

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戴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孔氏曰文武布其乃心乃悉以命汝矣為汝民立中正矣汝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疆之憂○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陳氏曰命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為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亶誠以乘載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是墜此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眷遇之德為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責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新安陳氏曰以命汝為武王顧命則茲大命為天命也不若呂氏以汝明至之恤純為武王之言故以大命為安然蘇氏曰以命汝為武王之命為安然此等偶王亶乘語實艱澁不可解略認大意可也公曰君告

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戡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輯錄王氏曰大臣之善在乎能讓讓則推賢揚善而無妨功害能此所以能明俊民○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者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於議也○新安陳氏曰讓字貫俊民字謂明俊民而讓之較優

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於不怠大覆冒斷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輯錄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二章以文武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留召公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

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誥復之多詰邪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詰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夏氏曰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陳氏大猷曰召公去則天命將替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民生失所此周公所閔也

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謂民心之嚮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語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陳氏經曰借民情以為喻也民情每勤始怠終此乃召公所熟知安可以此自處當惟其終可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暫節末路之難也○張氏曰召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求去不能終也○愚謂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稽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哉蓋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則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惻然而留哉

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案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之間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逐相與流言偪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録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絶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絶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盛然於三

叔之刑幸冲克庸祇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培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惟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輯錄

安卿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先生曰是但他豈得已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本是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約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鄧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也性又急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敎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猛如常棣一詩却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當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畝子書說周公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段大疎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息得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去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廣

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孔氏曰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成之庶孔氏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不立管叔之後者罪重或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徒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不齒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閔元年晉滅霍故知復其舊封叔度氏曰古一里之地出出車一乘謂以出車七乘地所出之賦以奉之蓋既凶之又不可無以養之張氏載曰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林氏曰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父而棄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魏氏曰左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己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祇德則以爲己卿士眞與天地同其大也自東萊發此義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蘭臺在而輒立衛所以亂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息齋余氏曰案召誥傳中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多方內稱臣我監五祀曰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云云與此所引吳氏之說皆所不合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衛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者心之主宰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

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遹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亟憲乃後所謂遹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孝德改行也

貽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蓋追其祖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至於數百年後不可下謹其源也張氏曰遹迹自身謂生於羣叔之間而能脫身自立為善○陳氏埴良曰舜命夔未嘗戒以緜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間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疎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患則緜得以郊張湯杜周烈矣以其有後得不列於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而孝斯為臣而忠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亟憲乃後即所謂遹迹自身此一語不必分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大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新安陳氏曰此與伊尹告大甲之言語意正同蔡氏謂有深淺不同以太甲蔡仲之有間不曉所謂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

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終始其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其初也始必審其始而窮雖蒽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即援以慮終竭兩端之致也○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左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張氏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毋無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度皆吾身之法度也側言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徇於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陳氏經曰舊章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懲創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懲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為哥故有此戒○夏氏曰率皆也自從也謂凡事皆從中道也○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讒說姦言每喪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毋陳側媚之言

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爲其
繫維側言乃解其繫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此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
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陳氏大猷曰內不變於己之私智外不變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

蔡註 愚謂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以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蔓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於亂嗚呼仁哉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案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爲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厎于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礪砥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始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蔡註 林氏曰多即淮

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未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唐孔氏曰雖普告多方意在殷之舊國○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隙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祐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眞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爲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於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蔡註 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即政之明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戊辰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
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
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
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殘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
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
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夏商所以失天命者以明示之蔡註屢叛驅肩者廣今雖平殄譬餘
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
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刑
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帝降
謹告殊荼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
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
人者殊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
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殊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

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其民乙記云降格者言帝本降格也如此則不必言有闕文矣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
割夏邑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於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內變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蔡註孔氏曰麗著也不能開於民之著雖堯舜不能使之不亂桀不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葉氏曰麗附於罪法也古者治獄以附罪爲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開明也不克開於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新安陳氏曰開於民之麗其說不一葉氏較優既與乃大降罰相入又與下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皆相應○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變是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
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
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

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御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順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於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攻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

葉氏曰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林氏曰此篇陳紂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也志也○孔氏曰桀之所謂人衆士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林氏曰保享于民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也○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趨載泉而渴蓋哀之也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葉氏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勸勉也湯深謹其所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要囚殛殺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黙行於刑赦之間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然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商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今一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身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有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

陳氏口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享天

命在所以如何耳○王氏曰此言殷之興基肇言其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殷

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紂紹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者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劍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夏氏曰誥告之也　誥辭告之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紂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孔氏曰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呂氏曰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有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集羣也享有之享紂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唐孔氏曰湯是有邦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情天以是降喪亡於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陳氏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林氏曰烝升也猶言臧德升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孔氏曰其不蠲潔日進○張氏曰烝升也猶言臧德升聞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德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大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則為乎曰聖固未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乃惟爾殷侯尹民祗厥多修奸宄以圖厥政

爾乃屑播天命以忧爾邑爾乃自作不典圖厥政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遠逸爾乃不克敬于和

爾乃惟逸逸爾乃惟湎于酒不克開于民之麗

乃惟爾殷侯尹爾乃惟以爾多方探天之威我乃大降爾四國民命

爾乃尚寧干止爾乃尚大不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乃尚宅爾宅爾乃尚爾田爾乃尚爾禾稼

爾乃惟爾不克永于多享天惟純佑命

爾乃惟爾不克永于多享天惟純佑命

爾乃惟爾不克永于多享天惟純佑命

一千一百五十五

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尚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李氏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林氏曰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王濬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晉武之心惟恐吳之有賢主武王之心惟恐紂之不能改過觀於晉武尤知武王之爲德○新安陳氏曰天惟至子孫必脫誤之字難通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殺禍誥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醇醇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於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邪明指天命而勸服四海蓋維之心者莫切於是



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則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眞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陳氏大猷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之實也言今我何敢如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以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呂氏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憂暇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教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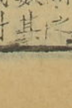
王氏曰我以道迪汝屢矣而猶不靜○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圖忱于正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於正者以爲常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教告之

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特德不安靜乃惟爾自速辜

孔氏曰教告之諭訊之以文誥戰要囚謂誅其經亂執其叛逆以來其罪耳

朋黨再謂二監淮夷叛王謂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以文辭數其罪也戰要囚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至于再三明此指伐紂也○陳氏大猷曰教告如太誓多士之訓戒要囚如東征踐奄之師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

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又案成周既成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言也

纘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

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其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息齋余氏曰臬不當與康誥異訓孔云汝無不能用法

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臬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於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子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於爾事有服在大僚

錫於爾洛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歷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
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蔡注
新安陳氏曰自王曰嗚呼誥告爾有方多士至此一章專提起晉伯正告之介
如佑賢輔德奢如錫之山川土田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俊爲晉伯正以共長
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厲之使表率殷士殷
民而躋泰和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
乃以迪簡云云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
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礪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 王

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
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
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以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
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
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
則薦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蔡注
王氏曰上告以承之庸之此告以威之也
哉我惟敬告爾以上又勸勉之命而已 蔡注 陳氏曰我豈欲多言以告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
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猶復爭亂則自底誅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則無我怨
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
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
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嘽然溢於簡冊也 蔡注 呂氏曰是又爾更端爲善
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
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遷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
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
與惟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
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
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立政

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
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
以蔡仲爲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
者矣葛氏曰誥體 蔡注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
也今文古文皆有 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而後
周公不復有書綢繆於王此其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蔇其極至於反
覆申重之意忠愛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二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

書傳

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者示已皆倚戒於公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王○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天下矣此王初即政時前此幼沖為伯下以為牧以伯為牧民之長也而曰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宮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坰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宮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小大而經綸康濟重隆治養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新安陳氏曰常伯等孔氏蘇氏吳氏皆以為大臣若謂三公論道他事不當及之若謂六卿則準人豈非司寇又豈六卿外他有平法之準人乎要之三宅不過王左右大臣之別名呂說得之宅事常任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宅牧常伯主牧養之大臣也宅準準人主平法之大臣也何公卿上官有司之分哉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若以統之如牧伯者歟又案咸戒蔡氏謂公帥羣臣羣臣用皆進戒終篇不見羣臣進戒之意以後章咸告孺子王矣證之咸不過訓皆謂○皆以告戒王耳咸戒咸告義只一同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宅乃三宅無義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敕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敕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

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
人皆謂之教不必言上教下命後謂之教也

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無義民據此三宅即上文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今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五宅三居之意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句攝下句桀德惟乃弗作往任謂當桀之時居三宅者曾無義民未知二說孰長朱生曰呂說是蒼頡亦以薦揚爲務○王氏曰籲

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呂氏曰籲召也則曰俊而所以爲俊者則有九德之別爲不能實知篤信於有德之行難號召賢俊猶無益也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爲知人之法爲夏之臣既以宅三宅告其君於是謀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必如是乃可謂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之詳及其衰也並至於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然非人才果異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昏德是任效見於絶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新安陳氏曰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新安陳氏曰九德咸事俊者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皐陶亦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嘗岐俊德而二之宅乃事用大臣以宅君之事也下放此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

輯錄 茲乃三宅

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揖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祗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最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暨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陳氏大猷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湯外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即丕釐上帝之耿命也○息齋余氏曰陟句爲是○呂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於身後迄定冉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維於身後亦維持數十年況三代爲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嚴惟丕式嚴思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新安陳氏曰卜文嚴惟不式君大法乎賢也此之用丕式下之人亦因之而大法乎賢也湯用三宅而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慮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爲文武之所取法焉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

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蔡傳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王氏曰羞進也有崇尚之意桀紂所用非人皆本於身有惡德故曰桀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呂氏曰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故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蓍曰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蔡傳呂氏曰論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蔡傳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念賢才同世而異用人君盖於此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親親口惠相期於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爲長伯者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庶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屬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蔡傳復齋董氏曰周官註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與

長伯者敷諸侯入爲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之政三宅之官也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言文武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賦言故曰事虎賁綴衣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表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庶府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表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庶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屬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蔡傳復齋董氏曰周官註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與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爲諸侯之官未知是否先生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即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集註 陳氏曰尹伯舉其長言之亞舉其屬言之互相備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毫見史三毫蒙爲北毫穀熟爲南毫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到官多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大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集註 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不同考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帝言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慮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慮心則云克宅厥心矣

集註 孔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呂氏曰前章數敘文武衆職已詳復恐文王之心者萬事之綱也君心敬宅安厥收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此心之感應也克厥宅心而已○眞氏曰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猶皐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爲一說兒添出文王自宅心一脚益不見文理矣順否則克字下或脫一知字或厥字本知字之誤乃可耳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教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集註 呂氏曰庶言謂凡奏請訴訟庶獄謂凡刑辟訊鞫庶慎謂凡事繫利害而當謹戒者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茲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言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旣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忠不出位之意蓋董之辭學者宜精察之

集註 呂氏曰罔敢知不以庶言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旣施行則獄與慎可包之矣○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爲職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新安陳氏曰上文雖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斷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遺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天散宜生泰顚南宮括

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基也

集註　孔氏曰亦於武王衡惟文王寬裕之德○呂氏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謂之功一怒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謂之珍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邇并包所以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所尚故率惟謀從之者也容德聖人所尚故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所專任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蔡初王氏曰紂用暴德逸德之人正與此相反○新安陳氏曰蔡氏承上文之用三宅而言益不改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眞氏取之以其切於立政用人故也然深繹文意曰不敢替厥曰率惟謀從恐孔呂之說爲得本來語意之實耳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

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爲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命又成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集註　呂氏曰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不一而足也○陳氏大猷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即所以立政○復齋董氏曰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而於準人牧夫則以爲舉其二以包其一理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乃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人之官也於經意爲兩得○蔡初王氏曰提起立政二字最是下文周人周文王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在今後嗣王立政皆是提起作書之本意立政下不列三宅則無立事字左是顧命蔡氏於後一節似悟此意惜於此欠明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集註　王氏曰一話言一事之始終也一言一句而已○新安陳氏曰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矣此公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寅畏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戒王武王之文子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皆禮樂皆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

訓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止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訓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蔡註 孔氏曰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獄衆愼○蘇氏曰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理之是未有不得也○呂氏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愼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於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欲其勿誤能勿誤乎

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商人及武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治其職也克由繹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酒誥之論事考言所謂繹之明試考績也○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始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則一委之其人矣

蔡註 陳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住之當矣又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酒誥之論事考言所謂繹之明試考績也○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始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則一委之其人矣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謂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姑姑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

陽類用則外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蔡註 孔氏曰憸利之人不順行德具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蘇氏曰見細德之顯微見謂憸人言足垣諫悅其心則譽榮糾爲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爲盜跖○陳氏大猷曰憸人喬飾以爲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正訓反○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於冏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今文子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始言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閒之繼言其始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擇其重而獨舉之曰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蔡氏元度曰以庶獄庶愼對庶言則獄愼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愼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愼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綱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蔡註 呂氏曰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謹官人○王氏曰獄者政之

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陟禹之迹方行

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烈業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所言庶獄庶慎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蔡註林氏曰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呂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宴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畏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忻格摧壞其銳而不使覩覩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召兵○新安胡氏曰一說方方如此一說嚴正方整以行於天下○陳氏大猷曰耿光光之著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亦罔有同實而異名者也蔡註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蓋合之衆衆人之布帛雖每多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頓吾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致意於常常人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言言其用之休祥也言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之歟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

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又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弁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以我王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以長之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蔡註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王蘇公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爲法式而有謹焉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新安陳氏曰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爲後之司獄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弗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兩式字同訓法爲優○葉氏曰自詰爾戎兵至此疑有脫簡○愚謂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可無言今歸政留洛心在王室豈容默乎此立政所以作也一篇之中宅事牧準其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脉也自迪推有夏至暴德罔後言夏先后知恤乎此乃室大競休何如哉然不知恤也故周有後而成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克德休何如哉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至並受不基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自孺子王矣以下至終篇拳拳以去檢人用常吉詰戎兵謹刑獄爲王言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

書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卷第六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後學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輯錄 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官先生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之官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所說周家是時方爲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

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傳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于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傳襲不復改正庚【簒註】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深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禮未脗合處姑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爲周公尚在此亦以亡書序及君陳挨排而意之耳未見其必然也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驕多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荀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弁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於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簒註】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絲力小才所能不出閨闥之屨王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於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觀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大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又案成王巡狩征討綏御之大力量如此可謂能以周公詰戎兵陟禹迹行天下至海表罔不服之言而眞見之行事矣周公宗臣成王賢君蓋兩得之王曰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古建官惟百揆四岳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

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覩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張氏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今子

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於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纂註張氏曰仰惟前代時若即前所謂若昔大猷也林氏曰董正者必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迪之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貴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

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孔氏曰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弼予一人而已

弘大道化葉民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蓋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二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貳公弘化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鄭氏曰山頂曰冢呂氏曰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侵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宰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調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編矣後齋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

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新安胡氏曰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各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賈公彥註 陳氏大猷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捫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張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習而安之也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詛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孔氏曰春官卿云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禮所以辨尊卑等貴賤之等聘享射御冠昏朝覲之禮也壇坎曙穆之等各有尊卑之差是也 賈公彥註 吉凶軍賓嘉五禮禮所以辨尊卑等貴賤之等聘享射御冠昏朝覲之禮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正政之大者也 賈公彥註 呂氏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匡政之所從出也大凡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固不待論矣此戎政

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賈公彥註 陳氏大猷曰刑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若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亡之後司徒次之記當之也 賈公彥註 陳氏大猷曰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并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之外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賈公彥註 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流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新安胡氏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平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

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
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細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戍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張氏曰周官行人之職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二見其貢貨物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也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是五服已更兩朝矣林氏曰大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呂氏曰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今之大者固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王氏曰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今矣然必謹出令不至於反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新安陳氏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公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之法並行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王氏

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爲師法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荒其政均也既歷數莅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審以欲其以典常之理爲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古制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制公是已故以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眞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

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踵後艱矣

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如士業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功成矣功之高甲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情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林氏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蠚貴育之孤疑不若童子之必生所以貴於果斷也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新安陳氏曰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

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侈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拙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呂氏曰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後之愚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新安胡氏曰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

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猶勿豢之悅云○愚謂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

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猶勿豢之悅云○愚謂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

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如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永安民耳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戒御士而不及公孤公孤德尊望重非有待於戒勑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者三公惟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諸家多以三事爲三公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爲三公云○愚謂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厭斁乎此成王歸于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在根本所關至不輕也

君陳

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周公既殁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書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

夏氏曰必封國爲君乃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氏註中庸云君陳周公子伯禽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令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略同不見君陳爲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書中命體大抵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周公若言他人耳問公以王叔父有大勳勞於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爲無一語及父子相繼以寵之乎呂氏曰比篇戒勑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忽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知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旨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于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呂氏曰令德即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眞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咸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又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新安陳氏曰治洛化商民爲重故君陳畢命皆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於公之初而治矣漸安陳民曰化商之要莫大于法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爾

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上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芯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芯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形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蘊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為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契篤敬能與於斯

參註

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口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曰刑發聞惟腥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芯芬可以為馨香則隨之黍成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哉式時猷訓孜孜無逸豫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即此是也○愚謂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訪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參註

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多如凡人也○愚謂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之歎況他人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之後疆者又多見聖而亦不克由聖若不克見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撫周公之民而不能用周公之化殷頑尚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病乎又爾所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

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臣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

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慮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斷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皆言同則繹之謂也　蔡注　陳氏大猷曰周公之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呂氏曰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改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鳴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猶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再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喘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蔡注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王氏炎曰良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眞氏曰善則稱君合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說亦回護之辭耳新安陳氏曰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猷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于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無緣君蒙其歸美

而臣遂其良顯耳又案成王出言前此聖帝明王未有是也葛氏之疑亦未爲過蓋恐啓道諛之漸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周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先也喜怒予奪擧疑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爲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和孔氏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率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蓋究殷頑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民之有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不化於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辭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此終上章之宥

集註 孔氏曰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原○唐孔氏曰言三者再作三犯其即刑故無小怙終賊刑之意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不能

集註 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亟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集註 林氏曰忍者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容以深淺言也簡

集註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強而行人與己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爲一矣自有忍而克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量大之德成矣又曰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湯之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侯氏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良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集註 王氏曰修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有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集註 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熏陶於周公之訓

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不良者亦有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亦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新安胡氏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修言此其下語所以不同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流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集註 孔氏曰人主不可不厚者雖化而爲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爲厚而躋於大道者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以慎所好夏氏曰向之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勉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

之薄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惜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膺受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新安陳氏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商民未化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天敘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今德孝友之君陳能之君陳厚於天敘之典久矣成王即其所素履以勉之也其成和中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命發言之故古文皆有

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

集註 呂氏曰天

為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托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託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歿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用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大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七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以次入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集註 顧命六卿齊整如曰太保

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卿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書說

集註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唐孔氏曰漢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此劉歆說也孔以為十六日則不與說同矣下云牖留則疾已多日甲子是發命之日耳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為何日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歿固爽如也惟善治氣者能臨死亡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疾病而不惛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

民曰加朝服施紳孔子疾不敢以褻服見君也此即成王不敢以褻服臨臣也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
嗣多立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
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孔氏悉見傳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
所以詳審發訓命汝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
統言曰疾甚言曰病 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

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
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
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輯
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
愚意謂從習爲長未敢自決先生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 答潘子善
問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上著
下施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 孔氏曰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
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 在後

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
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
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

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
天降疾甚危殆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之業以艱難而成康王之康 夏氏曰今
今既死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表邇小大而
言之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
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
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
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
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
治皆本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
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
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亟哉 輯錄 陳氏
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於非幾謂冒
進於非所當爲之事未知是否先生曰幾者事之微也 答潘子善

大酺曰夫人猶言大凡人○新安胡氏曰自亂威儀如燕喪威儀亂即喪也○呂氏曰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如出一律其聞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派於洙泗者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復齋

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緣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庭路寢之庭唐孔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路寢之庭逐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殁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守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

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關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節亦不可廢也

復齋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呂伋處取二千戈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桓毛以冢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何自而萌哉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門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

復齋

傳顧命於康王

復齋

董氏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受冊法度下文并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復齋

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明日也三民肅曰召公為方伯居家宰故又曰伯相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

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復齋

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

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牖間南嚮敷重蓆席繡純華玉仍几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蓆席桃竹枝席也繡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凡是也

纂註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整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蓋路寢惣牖間者惣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纂註

西序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

纂註

呂氏曰廂設座東嚮也

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纂註

呂氏曰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東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纂註

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西序東嚮敷重豐席畫純雕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胡

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仝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胡國名胡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忌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纂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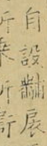
陳氏大猷曰此陳先王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別為玉一雙曰重古雙玉為敦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王氏曰宗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

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綴輅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

纂註

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

賓階西階也作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在堂上面嚮南方比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嚮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嚮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嚮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冕執戣立于西階之下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陞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畢皆戟屬銳當作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諺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盧陛楯或環以椎埋嘗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無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當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夏氏曰四人既立於東西相之前堂二人又立於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於堂北之特階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爲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望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呂氏曰義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後齋董氏曰孔氏以卿士爲公卿大夫案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唐孔氏曰通志堂

禮祭服背左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幾全玄如蟻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言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臨所服用皆曰御 蔡註 陳氏大猷曰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變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蔡註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訓也荅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略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 蔡註 陳氏大猷曰其未定之辭新安胡氏曰如父祖治四方本孔氏然終可疑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 上宗曰饗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主祭祀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鄭氏曰釋詁云肅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爲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 蔡註 林氏曰受同瑁必授之人此則上宗嗣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蔡註 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也三祭三酳酒於神座也每一酳一奠爵經典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工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未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爲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怒也詫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吾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瑾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

人卽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酹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蔡註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卽今之亞獻也

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酹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

同拜王答拜

蔡註 尸拜王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

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喪疫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蔡註 新安陳氏曰王答拜祭則曰代

臭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瑞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若在廟門內則全於受葬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太臣卽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紜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蔡註 新安陳氏曰太保不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廟門路寢之間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蔡註 成王以乙丑爲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柩前卽位而必旬日乎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尚矣有召公爲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卽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故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臣處君密皆可爲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相接連述大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若則文勢自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以二伯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刻於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驕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罷敝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舍者穉者外堂致命王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

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人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只恃也羙若未詳蘇氏曰羙羙里也文王出羙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羙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羙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邦也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苟伯咸進相揖動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可家宰與司徒之位相次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羙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新安胡氏曰羙若不如關疑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諒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成我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往哉生明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能羅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此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纂註　新安胡氏曰王資助於諸侯而首述文武得能羅勇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

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纂註　林氏曰諸侯相父嘗臣服於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曰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無綏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我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曰服於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一說庶幾相暨及顧念我以安爾祖父臣服於先王之心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鞫子未離鞠養之嗣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固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受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敎戒諫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喪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于君臣之間敎戒深切若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

纂註　新安胡氏曰間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純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禮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嗣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苟潘子喜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揖而進戒猶有說也將趨出而相揖成何禮哉所以王氏以相爲擯相之相謂既進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相者又揖之乃出其說亦通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諸侯禮與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幣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分晃諸侯大夫其晉平公云乎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康王之事必有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公天下未可知也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過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亦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氏曰舜除喪畏壓紹庸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殁伊尹遽階侯甸羣后以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知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憐之日過矣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朝者伊尹也援此爲證恐未爲安陳氏傅良曰釋冕

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于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擅立出於一人之矛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慙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翕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祗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唐孔氏曰漢律壹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別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間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惟公懋德不忒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薄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大事必勤矣故舉此以爲畢公之善晉語言文王之事云詢於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之世已爲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雖毫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新安胡氏曰不於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者也○史氏漸曰忠厚近遲鈍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太

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命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逐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孔氏以旌為識王氏曰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恥其不若然則惡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莫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禁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尖波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樸鎮之也○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玉畏慕三句別慝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珍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譎詐之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奢麗萬世同流風靡爭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夫口辯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奢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恍須臾而厥特久不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唐孔氏曰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邊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姑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孔氏曰陵邈有德陳氏曰陵者陵躒也家民復禮曰

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頑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矚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之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閒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言閒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訓于何以爲訓乎 蔡註 陳氏大猷曰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以訓之是非德之德非義之義也如老氏以清靜爲德楊氏以爲我爲義何以爲訓乎新安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蓋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積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陳氏經曰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啓別

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而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 是時四方無虞矣嚴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奉奉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蘄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蔡註 王氏炎曰忽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繫於蕃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葉氏曰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同合於道耳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協心如此 蔡註 張氏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最爾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

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仁厚民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張氏曰觀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勵之方非後人可及也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苻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皆為此乎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不有激勵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為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有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別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姦者無所覬而居者常處足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尊榮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辭哉思謂或曰成湯革夏未幾繼以太甲既度既禮伊尹居之桐者三年夏之餘民帖然安靜伊尹輔商不見有區處夏人事何其易也武王克商繼以武庚之叛周公成王康王所以區處殷人今見於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何其難也豈夏之民醇至商獨頑歟得非湯僅放桀武王乃殺紂成王又殺武庚商之餘民豈無忠臣義士痛心疾首者乎況又辟管叔於商骨肉至親尚猶不免何以服殷民哉所以紛紛久而不定歟愚曰不然湯武於桀紂同謂之伐桀敗而道因放之巢紂敗而死遂謂之殺乃紂罪浮於桀非武不仁於湯也紂既死立其子以奉其祀終武之世無叛意武崩成幼管蔡流言以王室至親反率前代餘孽以叛由此一動而不復靜則管叔之罪也故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蓋謂亂始於汝而禍延於我管叔不叛則武庚不誅以此不服而非讎於武王成王也然其所以久而未革者則以殷俗尚質其蔽也易惑而難曉盤庚遷都為民利耳浮言胥動至煩三書之訓諭猶父兄之訓子弟尚且如是況視鄰人為讎者於其言肯遽從乎雖然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涸陰寒終消釋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嗚呼仁哉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精鈔

淳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此篇乃內史之屬呂氏曰穆王書三篇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如何先生曰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命微子之命等篇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免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新安胡氏曰先王或作先正孔註先正姑從孔註）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葉氏曰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心此言教之本張氏曰和爲則在我而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

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存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敦矣敦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
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
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
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若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指成康新安陳氏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辭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

其詳雖至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語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敷五教在寬也此曰敬明乃訓敬敷五教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君牙乃祖考之攸行辟之有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見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當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蘇氏曰先正周召畢公之徒○愚謂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擾兆民所當爲也蓋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先務則爲之民者寡有不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後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御之后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寡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弒而賊不討也王綸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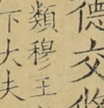
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王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冏之爲人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斯篇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復齊董氏曰夫子何爲錄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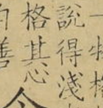
其咎過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於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曜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之世復讎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豈果出穆王之口也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

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荅報逆下之數奏占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又曰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慼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辦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

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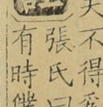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正者如格其不正者否先生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



陳氏大猷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齎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於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

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持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曰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惟臣德惟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重心斂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使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啓虐侈縱皆其技藥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罔其有極 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盡其君必使之虛美重心斂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使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啓虐侈縱皆其技藥而不足論也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

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為善則是贓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以貨賄為善則是贓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戒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陳氏經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 王

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多考果出於僕御之閒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明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王

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弼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弼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計免兵負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冀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呂後為甫歟 輯錄 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出布為始作亂道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理會 賀孫 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等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廣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先生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義剛 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先生曰便是他門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那穆王胡做到那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 賓 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荊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司寇言於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

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老老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卓轍馬跡遍於天下故史氏以老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老荒所訓可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老亦訓大之辭也

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德明

蔡注 陳氏大猷曰惟呂命此句疑有闕文孔氏曰王享國百年老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記云八十九十曰老是老荒爲年老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過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與彼同新安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老荒如舜典云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老期耳當百年老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眞老耐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存蘇曰於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肩惠炎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東坡解呂刑止享國百年老作轉錄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則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帝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則耳椓毀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爲暴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臊昊氣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臊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臊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過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蔡注 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爲暴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虐民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諸侯尊黃帝爲天子唐孔氏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氏以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罪辭者○蘇氏曰鴟義以鷙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陳氏曰罔中於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腥穢之虐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爲作亂之始而苗民爲淫刑之始○新安陳氏曰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案呂氏

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淫爲劓刵椓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十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誄導以苗民爲戒乃遵用其法乎不然必矣

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髙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冥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蠻紊明之分焉髙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幸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蒙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亂德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集注）唐孔氏曰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者今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令之亡也有神降於莒即此類也○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爲事是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此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於神誘人皆是也絶地天通固有降格者絶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龜山楊氏曰揚子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非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羲和日月星辰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呂氏曰治世神怪所以不興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褻言神怪言鬼言命○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褻言神怪所以不興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褻言神怪言鬼言命○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詐昧之說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蔽蓋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俟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恃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絶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彝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絶之未易行也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於其常而不於其怪絶地天通庶其易於絶乎又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以北正兼火字黎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對南正爲是

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皇帝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惓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於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蓋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各之也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於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然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於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於民棐彝是率治民非常之事賀孫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呂氏曰岳既遏絕而猶有辭於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逼絕餘孽猶在或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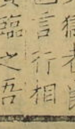
盧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於刑也自不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爲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以下至率乂於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卜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蠻漬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於五刑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忘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不爲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天德無豪髮不可與以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

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賄不行○夏氏曰威不當絕是汝所當敬而用之者富不可不絕是汝所當忌而不用者行之汝身皆吾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為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吾命豈私於我實我自有以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卿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謂之配享在下不信哉呂氏曰說者不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忠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於丕配享無窮矣張氏曰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富貨言當時風俗衰敝可知敬善心生忌則怨念滋陳氏經曰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忠之誠存於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孔氏為言堯時主獄者帝世安有務富黷獄事呂氏以為穆王戒當時典獄者良定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固有擇言曰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固有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者矣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大也配享在下與苗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也在下何敢於富威而不加之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一心門斯為得之○愚謂穆王諄諄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輕重莫生為可謂端其本而其末者矣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

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长民則今爾何所監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苗民乎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苗民乎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於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上帝不蠲貪而降罰於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珍滅之也



今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亦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迎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

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豪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固不由慰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安寧之福永久而不替矣

周孔氏曰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蘇氏曰庶以格(仰)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陳氏(白)櫟當以日勤為安不至於(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可以一日緩終其事相與以終之於無窮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所記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尚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其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矣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於日勤者為哉○息齋余氏曰天齊至在人且從孔說俾我句一曰連下句○呂

氏曰人所畏勿畏人所休勿休心不外用惟敬五刑○夏氏曰於五刑所當重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不至於太苛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足以敬迎天命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刑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逆天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非終惟終陳氏說貫穿有味合備一說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新安胡氏曰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也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於刑則質於罰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

於過而宥之也 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闕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務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重也 纂註 孔氏曰五過之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呂氏曰刑降而爲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赦正於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家髮亡不盡也 夏氏曰簡孚有衆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其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近矣尚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非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此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此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口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用不行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各入罰不降相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宮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大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纂註 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

之俾犯墨辟而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夏氏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孔氏曰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譬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惟內察以情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止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潛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以此爲黃鐵舜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爲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

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上刑而情適輕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爲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紊者矣

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兩句總結上意

纂註

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當矣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父兄也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此之下刑爲重耳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爲輕重也王氏曰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必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

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

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痛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於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則恒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獄者當備

其辭之辽

蔡註　得其情固之中何求不獲囚之言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

蘇氏曰佞口給也口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從其差者察之多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荅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呂氏曰理直者雖屢問無差錯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非從惟從謂不從民之口乃所以從民之心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新安胡氏曰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爲辭所以從其眞情也陳氏大猷曰從非從惟從諸說皆不甚通不如關之林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故則不忽○陳氏曰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之斷之於上備載罹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闕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大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荐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

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蔡註　張氏曰官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人若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唐孔氏曰襄十二年左傳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故族爲同族姓爲異姓獄官致

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於獄之兩辭之中以爲橐橐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幸罪之功狀○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蔽蔽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而天罰不極至則典獄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新安陳氏曰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兩辭之獄專可容私家於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之報之以庶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計貨爲罪永可畏也惟人在命大槩謂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在關繫匪輕也　王曰嗚呼

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蘇氏曰土多其嗣孫○孔氏曰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智人用刑有無窮之美者○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以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乎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陳氏大猷曰此句每有關文○夏氏曰屬於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處也極者乃總要綱領之地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究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爲之說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新安陳氏曰折獄能繫屬於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五極咸中也徑指五極爲五刑亦恐未可師曰嘉師良民也引曰祥決不曰極又曰咸中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鑒觀於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冏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既以怵惕厲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冏冏有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人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敬戒者不免躬自踽之遽其期躓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冏有擇言在身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與夫嗚呼敬哉之說二四致意焉難周道自是而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抑可畏哉○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成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愚案周書未有捨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冏既然矣獨於訓刑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老荒而遂忘其祖歟藴意其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贖刑以爲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

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恥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眚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罔懼踰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蔡註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由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善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辯也○夏氏曰古人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墜泰何至魯隱而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新安陳氏曰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辭恥爲務其戊許戊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非已矣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於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申侯招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喪地平王親僅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 王若曰者史臣追述文武之命而宣之於今也義和文侯字 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丕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 張氏曰天子同姓稱伯父叔父今曰父親之之甚平王將言已無耆壽俊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旣先撥故

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輯錄）舊讀固或耆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歎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書說）

（集注）呂氏曰殄資澤於下民如所謂喪亂斁既先撥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爲敵亂之本厥服之無耆俊又乏拯亂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平王豈可以固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張氏曰復讎之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固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畢卑以位爲樂奄然無氣如此其無有爲之志可見矣哀哉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聿脩扞我于艱若汝予

（集注）孔氏曰戰功曰多○薛氏曰文人謂文武與詩

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

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固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於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言告于文人同刑與儀刑文王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爲鬯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秬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恵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萬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宮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弒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戎申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其于如伯禽與之圖復周鄭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可謂不知輕重者矣○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爲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雠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

之沿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林氏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傳鄭子産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之末歟姑初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秦得之也不知林說何據○愚謂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為封建此為錫賚耳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為之中興幽王繼之荒淫失道為犬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讎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憾而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於洛惟晉焉依自幸於苟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於甲胥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詩自黍離列為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以王政自是不綱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修扞我於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遽以金帛錫之歸方當圖治之時而遺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秦穆帥師東征不行不可曉處爲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日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平王自不振耳

公王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欠之以除道路又欠之以嚴部伍又欠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焉

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泰有誨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詔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張氏治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然則魯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邪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略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惠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搖動非小寇也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

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陳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息齋余氏曰禮記曾子問載魯公伯禽事鄭註謂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是周公已死而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伯禽就國已久眞氏是之非特與記不合與此傳所引呂說亦不合矣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

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叛命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蔡注）孔氏曰徂茲今往征伐此此戎夷帝王所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內者以淮夷與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言往者恐未然當是謂今往此地成並興故也

善敹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縫完也縫完其甲胄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敹治也

循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而後攻人亦其序也（蔡注）甲鎧胄兜鍪施汝循紛唐孔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泰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泰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弓十矢干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

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敹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攫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布穽之類者皆在矣此（蔡注）唐孔氏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禮冥氏穽除道路之事（蔡注）穽攫擭以捕虎豹穽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穽地爲名擭馬爲車戰及負載之用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淫大也牿謂放牛馬之閑機檻也敜塞也師旅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而竊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蔡注）唐孔氏曰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竊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蔡注）唐孔氏曰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高也部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乘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幹扳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幹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急故皆服大刑楨幹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夏氏曰不言淮夷蓋前已言之唐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外此云三郊三遂三郊謂三鄉也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者多引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蓋國必有四郊郊外為遂其曰三郊三遂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蘇氏曰無餘刑刑之不遺餘力特不殺而已李氏如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減死一等也愚謂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鄰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胡氏安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於勸善其辭怨奏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之所取取其知悔春秋之所貶貶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陳氏賓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杞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忮忒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民說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

逸之 音庸 蔡註 孔氏曰民盡用順道則有福多盤樂呂氏曰順理而行無非盤樂惟不皆然此憂患所由生也陳氏大猷曰如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新安胡氏曰此句聲乎不如關之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蔡註 夏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無惟古之謀人則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還之善猶

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 孔氏曰執古義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蔡註 孔氏曰執古義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暇通旅力既愆之前日所訴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良士前日所訴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辭給善巧言能使君子避場其辭說者我寔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凡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蔡註 孔氏曰番

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如世稱皤然王氏十朋曰番番與中伯番番同仡仡與崇墉仡仡同孔氏曰旅力衆力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了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陳氏大猷曰於簡通眷眄也不違中度無失也王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新安陳氏曰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爲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蹇叔而卒不用也正如隱公欲脩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矣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逐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新安胡氏曰下文昧昧我思之諸家多有攙屬此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或曰我今已昧昧不復思之矣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彦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言也職主也 蔡註 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眞切又甚於視有才者

之若已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一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一人之慶杭陘不安也懷安也古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安危繫於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新安胡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

邦之杭陘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

新安胡氏曰杭

如木之動搖陘臯之地壞新安陳氏曰國之安危繫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稱有利非如上所稱殆哉本孔註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文兩節有照應呂氏以一人為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侯稱一人非名也曾哀以此取譏秦穆當不其然張氏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壞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於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於平王春秋始於平王王道終於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為亂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大戎庶幾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

張氏曰杭

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於平王也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亦職有頌而詩絕謂魯不風而頌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訓命於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敢秦自以為力突刚以戕養吾李氏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編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創詩作春秋之際乎○愚謂此亦國史所錄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而周又訖於秦蓋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殷度殷禮成湯之業墮矣內訌外訌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心而行天下不大哉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復而穆王繼之復推祭公之諫肆侈之難思小惠而忘大恥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幽王為犬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讎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

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或曰周太史儋見秦穆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蓋秦之先君始爲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列爲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毐始親國政十七年幷天下所謂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也周之後爲秦史儋已知之則孔子其知之矣秦誓之存聖人蓋傷之也何晦過之云乎愚竊以子張問十世孔子惟即已往以驗方來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聖人亦論其理而已淫乎蠹史牽合附會之說豈足云哉

吳朋

書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